

《走进新时代的劳动者》系列报道之一

开栏话

在历史的长河中,总有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,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。在大行山麓,大学生卢彦鹤返乡创业,扎根农业农村一线,巧用甲壳素“魔法”,将红枣化作“科技金果”,铺就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;在炼钢炉前,技校生任会锋坚持学习、坚持创新,俯身一线攻坚克难,为公司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;在市图书馆,古籍修复师闫昭与“故纸堆”为伴,在与历史对话的时空隧道里,让破损老旧的古籍重获“新生”……他们是最美的劳动者。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前夕,让我们走进几位新时代的劳动者,感受他们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的故事,推动形成尊重劳动、劳动光荣的良好社会风尚,在辛勤劳动、诚实劳动、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。

她用一双巧手让破损古籍重获“新生”

——访石家庄市图书馆古籍修复师闫昭

□文/图 本报记者 赵晓华 崔虹

拆线、配纸、补洞、溜口、修剪、上皮、订线、压平……修复一本古籍所需要的时间,短则几天,长则数月。近日,记者走进石家庄市图书馆古籍修复室,在这里,55岁的古籍修复师闫昭与“故纸堆”为伴,伏案修书,用传统手工技艺将一本本古籍残卷重新整理、修缮,让破损老旧古籍“重获新生”。在闫昭看来,当你愿意沉下心与古籍对话,那些被虫蛀、酸化侵蚀的文明记忆,终将在时光长河中焕发新颜。

机缘巧合,她迈进修复古籍大门

选纸、染纸、洗书、补书叶、装订……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,古籍修复看起来是一份有点枯燥的工作,而闫昭在这一岗位上已经默默耕耘很多年了。

剪刀、毛笔、糨糊、小喷壶、棕刷、羊毛排、锤子、粗细不等的针……这些传统的工具,或许已经与这个什么都要和科技搭边的时代格格不入,让人有一种穿越回过去的感觉,但是,就是这些传统的工具,让闫昭在工作时爱不释手。“毛笔是用来蘸糨糊的、羊毛排可以扫平书叶、棕刷可以帮助我们在托补纸张时更加精细和均匀……”谈起自己的“宝贝”,闫昭如数家珍。

每次闫昭小心翼翼地将破损古籍逐页拆开,依次码放在垫纸上,之后先用水清洗,再用补纸粘贴书籍中的破损处,然后喷水压平、拆叶、剪齐、锤平……到古籍终于被修补完毕,重新装订后,读者再度翻阅时依旧能够感受到古书上原有的旧气,书页中被修补过的痕迹隐约、细微,这种“修旧如旧”的效果正是闫昭追求的目标。

仔细分辨便会发现,修补古籍书叶的糨糊都不同于一般人印象中的乳白黏稠,它们是微微有些挂壁,黏稠度适当的糨糊水。古籍修复最基本的原则“修旧如旧”,其实就是对古籍进行原生性保护,恢复其原有的阅读功能,避免让古籍继续损坏。

在很多职业转变的故事中,我们总能看到一些“决定性的时刻”。闫昭说,刚到古籍修复室的时候,她从事的是地方文献收集整理和古籍目录整理,直到2009年,单位派她去国家图书馆进行为期3个月的古籍修复培训,才正式迈入古籍修复的大门。“从那以后,我就能做一些简单的古籍修复工作了,比如修复一些古籍散叶等。”闫昭说。

“修旧如旧”,她不断学习精进技能

“我先到天津市图书馆进行一周的古籍修复培训,之后又去甘肃省图书馆进行一个月的古籍修复提高培训。”闫昭深知,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古籍修复师,仅关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是远远不够的,还需要不断学习。“我们这行要和优秀的前辈学习,有时必须要去主动请教,学习传统技艺,想要提高技术,就要投名师、访老友,不然有些手法、技术,很难突破。”闫昭说。经过不断地学习,闫昭的修复技法有了显著提高。

2024年是石家庄市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硕果累累的一年,也是闫昭古籍修复工作中值得骄傲的一年。“2024年3月到6月,我和同事们精修了《滇南铜说》《藤坞诗集》《梦笔山房虫蠹集》《重订正字略定本》四种侧重不同修复技法的古籍。8月到11月,精修了《嘉树堂吟卷》《篱棘草堂诗》《杨椒山遗囑》三部地方特色古籍。11月到12月,配合馆里古籍数字化,又紧急修复了《天中记》60册和《【河北】任丘边氏族谱》8册。”闫昭说,当年12月,她和同事又有针对性地修复了《敬斋古今劄》和



■闫昭正在修复古籍。

《明高邑赵忠毅公行述》两部地方特色古籍。“去年,我和我们古籍部周静、李曼等同事一起,总计修复古籍81册,597叶筒子叶。”闫昭的语气中透露着自豪。

守护文化,她心怀敬畏孜孜不倦

古籍修复师,这个职业对于很多人而言是陌生的。就和“文物修复师”一样,这份职业有着守护传统文化的意味。对于闫昭来说,职业光环背后,需要的是一颗坐得住、守得住的心。从闫昭的言语中便可明白:古籍修复并不是一项简单的重复性工作,能给古籍做“医生”的人,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具备医生一样的理性、细致与求知精神。

闫昭告诉记者,通常情况下,古籍会依据残损情况被分为五个级别,古籍修复师则会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选择对应修复难度的古籍。最简单的修复仅需要换书皮、重新钉线,闫昭称之为简修,而更复杂的则要涉及拆书、洗书、染纸等多道工序。

在2024年全年修复81册古籍的过程中,闫昭也从中总结出一些修复过程中出现的难点,她希望这些难点能为今后的修复工作积累一些经验。“修复中的难点是颜色的调配,既然古籍修复讲究的是‘修旧如旧’,那么修复所用的纸与线的颜色要接近古籍本色,如我们在修复《滇南铜说》时,为了让护叶颜色呈现出由深红到红到黄的过渡,在补纸颜色调配时便进行了反复比对。此外,元代栾城人李冶撰的《敬斋古今劄》书皮呈月白色,清淡典雅,书皮修复时也反复调整颜色才染制出最接近的配色。”闫昭说。

此外,在闫昭看来,薄书叶的补破、锤平也是古籍修

复的难点。闫昭说,清真定人梁清标所著《藤坞诗集》纸张较薄,书口开裂,需要大量补破和溜口,此外破损在每叶书的相同位置,补破后这一位置会高出其他地方,因此如何将同一处用糨糊位置锤平绝对是个难点。最终,在她和同事的商讨下,他们决定在高出其他的地方垫上护纸小心捶打,并且要做到力度适中,边捶边观察才能完成最终修复工作。

“除了以上两个古籍修复难点外,在我们日常的修复过程中,还认识到污损书叶的清洗工作也需要重视。因为不同的污损情况需要不同的清理方法,如:清真定人何良栋撰的《篱棘草堂诗》抄本酸化、污损严重,我们在检测到其纸张纤维的韧性后,便配比了少量的碳酸氢钠进行逐叶小心清洗,最终发现清洗效果良好。”闫昭说,而像古籍《梦笔山房虫蠹集》等就需要用绢上下包缚书叶,再用水冲法清洗。而有易掉色的书叶则需要单独用水洒法在桌面进行局部清洗。

如果说古籍修复这份工作需要静水流深的力量,那么热爱就是最好的催化剂。每天和“伤痕累累”的古籍打交道,闫昭并没有因此产生职业倦怠,反而对古籍修复工作越来越有兴趣。“古籍修复容不得任何失误,每一道工序都要小心翼翼、屏息凝神。”闫昭说,和古籍打交道多年,除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到很多智慧之外,她从这份工作中更收获了现代人难得的平静。

“未来,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国图、津图等修复水平高的大馆的联系,延请高水平修复师到馆指导修复。”闫昭表示,她会进一步做好古籍修复保护的推广工作,深入各级学校及单位,普及和推广古籍知识,使更多的人了解古籍、走近古籍,热爱古籍,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贡献力量。